

高陽作品集

蘇州格格



高陽作品集

22

蘇州格格

高陽 著

高陽作品集22

蘇州格格

1992年7月初版

1998年3月初版第四刷

2001年11月二版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定價：新臺幣250元

著 者 高 陽
發 行 人 劉 國 瑞

出 版 者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

臺 北 市 忠 孝 東 路 四 段 5 5 5 號

台 北 發 行 所 地 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
電 話：(02)26418661

台 北 新 生 門 市 地 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
電 話：(02)23620308

台 中 門 市 地 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

台 中 分 公 司 電 話：(04)22312023

高 雄 辦 事 處 地 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

電 話：(07)2412802

郵 政 劃 撥 帳 戶 第 0 1 0 0 5 5 9 - 3 號

郵 撥 電 話：26418662

印 刷 者 世 和 印 製 企 業 有 限 公 司

責 任 編 輯 張 素 華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ISBN 957-08-2276-7(平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信箱 e-mail: linkingp@ms9.hinet.net

蘇州格格 / 高陽著．--二版．

--臺北市：聯經，2001 年（民 90）

280 面；14.8×21 公分．（高陽作品集：22）

ISBN 957-08-2276-7(平裝)

857.7

90012734

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廿四日深夜，熱河承德避暑山莊，皇帝殿宮「煙波致爽」殿西側的御前大臣值廬，八位顧命大臣的臉上，都籠罩著一層惶惑的神色；因為雖有不成文的規矩，凡皇帝病逝的那一刻，召至御榻前的大臣，不論有無遺命，都算顧命大臣，但此八大臣卻都不知道應該輔保的嗣君是誰？

「如今想起來，當時沒有請示『末命』實在是大錯特錯。」掌權的軍機大臣、文淵閣大學士戴均元緊接著說；「不過，我想皇上之所以沒有交代，是因為已照『密建』的家法辦理，無須再作交代。如今當務之急，是要查明白皇上『密建』的硃諭，藏在甚麼地方？是在乾清宮『正大光明』的匾額後面嗎？」

「照規定是應該藏在那塊匾額後面。可也說不定，」三額駙蒙古科爾沁王子索特那說：「那年在盛京謁陵，我聽皇上問太監金凱：交給你的那個盒子沒有掉了吧？金凱回奏：盒子裡頭有那麼要緊的硃筆，奴才怎麼敢不小心？……」

「那就是了。」另一位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托津搶著說道：「找金凱來問。」

金凱是大行皇帝居藩時的「哈哈珠子」，二十多年來，寸步不離；偏偏這回在路上中暑，病倒在離承德兩站路的「兩間房行宮」，得要派人去把他接了回去，才能將事情弄清楚。

「國不可一日無君！」班次最高的御前大臣賽沖阿說：「皇位自然該由二阿哥接，不如先『柩前即位』，定了君臣名分，大家也有個秉承。」

二阿哥如今是皇長子，元后喜塔臘氏所出；嘉慶十八年「林清之變」，喋血宮門，正在上書房讀書的二阿哥，以火槍擊斃匪徒二人，保護後宮，建功甚偉，在自熱河回鑾途中的大行皇帝，優詔褒獎，嘉許他「有膽有識」，「忠孝兼備」，因而封之為「智親王」，增年俸一萬二千兩，所用火槍，亦蒙賜號為「威烈」。所以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，由二阿哥智親王接承大統，都是天經地義。

但是，賽沖阿的話雖駁不倒，卻沒有人附和，因為有一個明顯的事實，為大家在內心中帶來了疑慮；這個明顯的事實是大行皇帝所鍾愛的是四阿哥綿忻。他跟三阿哥綿愷，都是繼后，也就是當今皇后鈕祜祿氏所出，但上年賜封時，三阿哥封為惇郡王，而四阿哥封的是瑞親王。大行皇帝出巡，隨扈的總是二阿哥與四阿哥；此外「南郊」祭天，或者太廟「時享」，四阿哥亦跟二阿哥一樣，時常奉派代替行禮。總之，在內廷行走的大臣的心目中，都覺得二阿哥除了居長這一點以外，其他並無勝於四阿哥之處。

沈默了好一會，終於還是掌權的戴均元發言：「茲事體大，千萬要慎重！」他有句沒有說出來的話，如今擁戴二阿哥登上皇位，萬一大行皇帝的硃筆找到了，接位的是四阿哥，那時怎麼

辦？他特爲停頓了一會，讓大家自己在心裡體認到此事如果出錯，會有如何嚴重的後果？然後才慢條斯理地往下說：「至於稟承，目前也只是恭理大喪；作爲家事來看，當然是長子作主，我們在這方面請示二阿哥好了。」

這番見解，公私兼顧，無不同意，接下來便談如何治理大喪？談到這一層，不免相顧茫然，因爲康熙、雍正二帝雖崩於行宮，但從西郊移靈入宮，與在大內崩逝無異；如今是遠在熱河，而且爲意料所不及，甚麼都沒有預備，真不知從何措手？

「如今最急的事，莫如到京裡報喪。」戴均元看著著掌印鑰的內務府大臣禧恩問：「此刻就要動身。你看派誰去好？」

「派吉倫泰最合適。」禧恩答說：「他還能騎快馬，年紀又輕，連夜趕一趕，明天晚上可以到京。」

「好，還有梓宮。自然是早就有預備的？」

皇帝駕崩，所用的棺木，稱爲「梓宮」。民間小康之家的一家之主，未到五十就預置了棺木，寄放在寺廟中，稱爲「壽材」，何況是萬乘天子？內務府早就爲大行皇帝預備下一具楠木的梓宮，只要運了來就可使用。

「運起來方便嗎？」戴均元說，「要快才好。」

「那得拆開——」禧恩比劃著手勢，還待往下說時，卻讓另一位軍機大臣、以處事明快見稱的盧蔭溥，揮手止住了。

「本來大喪最要緊的兩件事是，恭擬遺詔跟派定治喪大臣，眼前這兩件事都還不能辦；餘下的差不多都是內務府的事，瑣碎細節，不必在此討論。依愚見，兩位內務府大臣中，應有一位馳驛回京，一切看情形斟酌辦理，有不能作主的，反正有皇后——不，如今要稱皇太后了。可以奏請皇太后定奪。」

「說得是。」戴均元點點頭，「我看請和公辛苦一趟吧！」

和公指和世泰，他是皇太后的胞弟，嘉慶十八年襲封三等承恩公，所以年紀雖輕，人皆稱之爲「和公」。照職位與責任來說，禧恩在內務府大臣中居首，理當在熱河坐鎮；回京的差使，應由和世泰承擔，但他很想留在熱河，等待皇位所屬的最後結果，因爲瑞親王是他嫡親的外甥，倘或天命有歸，他在八顧命中的地位，就會一躍而爲首要；他認爲個人有關的富貴前程事小，瑞親王遽登大寶，不能沒有一個可備顧問的親信隨侍在左右事大，但不論如何，總是私意，在這樣的場合，實在說不出口，只好默默應承。

和世泰一至京城，便直奔東華門內的內閣大堂。原來凡遇皇帝巡幸在外，派定留守的王公大臣，每每以內閣大堂爲治事之處，這回大行皇帝派定的留守大員，一共四位，居首的是肅親王永錫，他是豪格的玄孫，在親貴中行輩最尊，用他領頭，不過掛個名而已。其次是內閣首輔，體仁閣大學士曹振鏞，字儷笙，安徽歙縣人，乾隆四十六年的翰林，此人謹小慎微、拘牽文法，因而評價不一，有人恭維他無爲而治，完全是太平宰相的格局；亦有人說他根本不是當宰相的材料，但他的運氣不錯，循分供職，直到入閣拜相，不過在嘉慶二十五年中，從未辦過大事，當然亦從

未入過軍機。

負責守監國的重責大任的，主要的是靠另外兩位留守大臣，一是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伯麟，出身滿洲正黃旗，久鎮邊疆、功績卓著，最難得的是，凡事看得遠、看得透，講求長治久安之道，物望甚隆；再是吏部尚書英和，字煦齋，滿洲正白旗人，此人年輕時，博學多才，而且是個美男子，為和坤看中了，想以愛女許配給他。但英和的父親禮部尚書德保，不願攀這門親事；英和亦不屑阿附和坤，父子二人同心，千方百計地辭謝了婚事，躲過和坤的報復。及至嘉慶四年，大行皇帝親政後，凡是反對和坤的，無不蒙另眼看待，英和更受特達之知，由翰林院侍讀學士，超擢為內閣學士，翰林一當到「閣學」，便到了出頭天了，不是內補侍郎，便是外放巡撫，英和是嘉慶五年補的禮部侍郎，距他乾隆五十八年成進士，不過七年的工夫。

不過英和在仕途中，亦非一帆風順，由於他通達政體，遇事有為，不免招忌招妒，因而幾次被黜，但大行皇帝對他的寵信，始終不衰，值南書房，值內務府，值軍機，屢罷屢起，都是切近御前的差使。

和世泰到京，首先要找的人，便是英和；因為他也兼著內務府的差使，但到了內閣大堂，不能不先謁見肅親王永錫，並跟曹振鏞、伯麟見面，略略談了熱河的情形，告個罪邀英和到內閣的「典籍廳」去談公事。

「你先看一道皇太后的懿旨！」

和世泰從英和手中接過懿旨底稿，跳過前面敘述「龍馭上賓」的那一段，看主要的正文是：

「皇次子智親王仁孝聰睿、英武端醇，現隨行在，自當上膺付託，撫馭黎元，但恐倉卒之中，大行皇帝未及明諭，而皇次子秉性謙沖，素所深知，爲此特降懿旨，傳諭留京三大臣馳寄皇次子，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靈，以順天下臣民之望。」

和世泰楞了一下問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前天半夜裡，吉倫泰到京；消息傳到圓明園，太后隨即回宮，仍舊住儲秀宮；正午傳懿旨，在養心殿召見留守三大臣，交代了這件事，曹中堂擬的懿旨，請太后看了以後，仍舊交吉倫泰連夜趕路，送回熱河。」英和又說：「京裡大小官員，昨天上午都已經成服；三阿哥跟五阿哥奔喪，今天一早也動身了。梓宮已經拆開包裝，連同入殮的冠服，一起趕送熱河，是跟著兩位阿哥一起走的。」

「好！我就是爲此而來的，既然已經辦妥了，我應該儘快趕回去。」

「也不必這麼急。」英和問道：「你不見見太后？」

「能見嗎？」和世泰遲疑地問。

原來清朝的宮規整肅，后妃與外臣隔絕，雖至親骨肉，無由相見；太后亦只是一年「三大節」受外臣在慈寧門外朝賀，並無接見之禮，但此刻卻正是一個可以從權的機會，英和認爲和世泰雖不便「遞牌子」求見，而太后卻不妨主動召詢行在的情形，所以派人去請了太后宮中管事的太監來，囑他去請旨，要不要召見和世泰。

這得有一會工夫，和世泰接著中斷的話頭，談大行皇帝自得病至崩逝的經過，最後忍不住問

說：「我現在擔心一件事，萬一硃諭上的名字是四阿哥，怎麼辦？」

「你這是杞憂。太后如果沒有把握，不會做這麼冒失的事。」英和又說：「你跟太后是一母所出的同胞姊弟，莫非還不知道太后的性情？」

和世泰點點頭：「先父常說，我姊姊不像個女孩子。」

「正是！從降這一道懿旨來看，太后真不愧女中豪傑。」

正在談著，儲秀宮的太監來了，傳太后的話說，天色已晚，宮門即將下鑰，讓和世泰第二天辰刻，到內右門候旨。

於是和世泰告辭出宮，逕回私寓休息，第二天一大早起身，正要出門，來了位不速之客，是由熱河來的內務府司官誠普，因為隨扈的欽天監官員，已選定大行皇帝大殮最合宜的時刻是八月初一辰時，所以禧恩特為派他來催運梓宮，以免誤了大事。

「誤不了！」和世泰答說：「昨天已經啓運了，是跟著兩位阿哥一起走的。」

「那好！」誠普突然說道：「和大人，皇上的硃筆找到了，是在金凱身上。」

「喔！」和世泰急急問說：「硃筆怎麼說？」

誠普先不答他的話，管自己說道：「為這件事，恩大人跟軍機托大人、戴大人起交涉，幾乎翻臉。」

「為甚麼？」

「爲了名位，據說……」

據說七月廿五日夜，八顧命會議以後，除了和世泰因爲第二天一早要趕路，逕自歸寢之外，其餘七位分班守靈，禧恩直到天色已明，方始交班休息，一覺睡到近午，匆匆梳洗，奔到大宮門前的行在軍機處，向托津、戴均元大聲說道：「智親王有定亂安國之功，理當早正尊位，請諸公一起去迎駕。」

托、戴二人愕然不知所答，戴均元定定神，叫著他的別號說：「仲蕃，稍安勿躁，等金凱一來，便見分曉，何必如此之急？」

「如此大事，怎麼能不急？」禧恩的聲音越發高亢了，「倘或消息傳出去，以訛傳訛，或者奸人有意造謠，說宮中爲爭皇位，相持不下，動搖人心，引起動亂，誰來負責？」

這頂帽子扣下來，誰也吃不消，於是托津支吾著說：「咱們先商量迎駕的儀注。」

這是緩兵之計，爲的要拖到金凱回來。「到了未牌時分，」誠普說道：「終於有消息了，金凱身上有一個銀荳蔻盒子，還安了一把小鎖，打開來看，果然有一張小紙條……。」

「寫的是傳位給二阿哥？」

「不是這麼寫的，是立皇太子某某，就是二阿哥的名字。」

和世泰心一寬，不再擔心懿旨不符殊諭，造成無法解救的難局；定神想了想，覺得這件事有些不可思議，「恩大人怎麼睡了一覺，態度大變？」他問：「其中總有個緣故吧？」

「戴大人也問他了，何以前一天晚上八顧命開會的時候不提？他回答得很老實，他說：『當時變起倉卒，根本就沒有工夫，也沒有心思去細想這件事。一覺睡下來，腦筋清楚了，越想越不

妥，所以趕緊來想法子補救。」

和世泰點點頭，意味深長地說：「恩大人不但腦筋清楚，而且靈敏；這下，他要得意了。」
「大家都這麼說。」誠普左右看了一下，低聲說道：「恩大人貼身的聽差，跟我們內務府的一個蘇拉是好朋友，據他私下說：恩大人先已另外派出人去，在路上截住金凱，叫他打開盒子來看，如果硃諭上不是二阿哥的名字，就叫他賴掉，說皇上根本沒有甚麼盒子交給他。」

和世泰駭然，「這種事也敢做？」他說：「恩大人倒不怕滅族？」

「不怕！」誠普答說：「等二阿哥當上了皇上，他還怕甚麼？」

和世泰恍然大悟，他心裡在想，禧恩是睿親王多爾袞之後，如果他的老祖宗像他一樣聰明，不要去搞甚麼「皇父攝政王」，當年逕自奪了他胞姪的皇位，哪裡會有後來的殺身之禍？

和世泰謁見太后，先行國禮，後行家禮；禮畢賜坐，和世泰頗為拘謹，一時竟找不出話來說。

「事情是怎麼出來的？吉倫泰說得不夠清楚，你倒說給我聽聽。」

帝后駕崩，宮中謂之「出大事」；太后之所謂「事情」，即指此而言，和世泰回憶著說：「七月廿四日由喀喇河屯行宮啓程，皇上騎馬過廣仁嶺，還是好好兒的；到了山莊，說胸口有點不舒服，息了一會兒，也就好了，還到城隍廟拈了香；廿五那天，上午照常辦事，下午歇了午覺起來，又說胸口不舒服，傳御醫來看，叫把門窗都打開，晚膳傳了來，交代撤走，氣喘可是越來

越急了，當時兩位御前、禧恩跟奴才都在，三額駙說：得把四位軍機請來。這時皇上已經不能說話了，看看情形不妙，奴才說：把兩位阿哥請來吧！奴才的意思是，皇上雖不能說話，或者有個手勢甚麼的，也是個交代。可是皇上甚麼表示都沒有，拖到戌時就不行了。」

「那麼，到底是甚麼病呢？」

「痰太多了，痰火上壅，氣接不上，成了哮喘，御醫用桔梗、枳殼、括蕓這些藥攻痰，誰知道痰路始終打不開。」

「倒沒有人開口問一問皇上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和世泰想了一下說：「照奴才想，是大家都忍問。說實話，也根本沒有人想到，皇上會這麼說走就走了。」

「那，八顧命會議就沒有一個人替二阿哥說句話？」

「御前賽大人倒是提了一下，可是沒有人答腔——」

「意思是——，」太后打斷他的話問：「都不願意二阿哥當皇上？」

「這倒也不是。」和世泰答說：「大家因爲聽三額駙說，皇上有一道硃諭交給金凱，想來就是『密建』，而且看樣子，上面是四阿哥的名字，因爲皇上鍾愛四阿哥，是誰都看得出來的事。」

太后沈思了好一會，突然說道：「告訴你也不要緊，皇上曾經跟我商量，打算把皇位改了給四阿哥；我不贊成，才沒有改動。」

和世泰大為驚異，脫口問道：「太后爲什麼不贊成？」

「我也是想了一晚上，前前後後都想通了，才去回復皇上。我是爲四阿哥好，當皇上哪裡有當親王舒服，而且四阿哥當了皇上，二阿哥心裡自然不服，三阿哥也未見得心甘情願，那時候，再有小人從中搬弄是非，就不知道會出甚麼禍事。皇上還不以爲然，他說，他是爲國擇賢，說二阿哥資質不高，小氣吝嗇，沒有人君之度，也沒有眼光，不會用人。我說，資質不高的人，謹慎老實，反倒是守成之主，從來荒淫無道的皇帝，絕頂聰明的很多。小氣吝嗇是儉省，漢文帝不就是這樣嗎？至於說沒有眼光，不會用人，是他現在沒有用人的機會，眼光根本還看不出來。總之，二阿哥做事有分寸，循規蹈矩，守成有餘；萬一有甚麼地方出軌了，我也可以說他。二阿哥雖比我小不了幾歲，我可是一直拿他當親生的看待，他很肯聽我的話，皇上聽我這麼說，才打消了原議。」

怪不得！和世泰心裡在想，太后亦曾參與「密建」的大計，所以那麼有把握。如今且看嗣君如何報答太后吧！

「請皇太后的旨，」和世泰問說：「奴才回到熱河，二阿哥——」

「要改口稱皇上了。」太后立即加以糾正。

「是。皇上見了奴才，也許會問：皇太后說了些甚麼？奴才該如何覆奏？」

太后想了一下答說：「你就說，但願他作個守成之主。」

「還有別的訓誨沒有？」

「就這一句話。」

在奉到懿旨以後，大行皇帝入殮以前，嗣皇帝便頒發了幾道「親親」的詔旨，其中一道是將惇郡王綿愷晉封爲惇親王；如妃所出的五阿哥綿愉封爲惠郡王。和世泰亦沾了太后的光，賞給都統銜，並在「紫禁城騎馬」；禧恩則因擁戴之功，特旨在御前大臣上「學習行走」，儼然朝廷重臣了。

八月初一大殮禮成，但梓宮未能立即啓運入京，因爲梓宮用「大輦」，京城的「槓房」稱之爲「十字槓」；前後左右四角，每角用三十二人，共須一百二十八人肩承，道路尤其是橋樑，非寬平堅實不可，直隸總督方受疇，動用順天府所屬京東各州縣民佚十一萬人，晝夜趕工，方於八月十二啓程，整整十天工夫，梓宮終於得以奉安在天子正寢的乾清宮。

八月廿七，舉行登基大典，頒發恩詔，改元道光。嗣皇帝以位於乾清宮左前方的上書房爲「倚廬」，用一領鋪在厚氈條上的細篾蓆，席地而卧，用的是瓷枕頭，表示父母之喪「寢苦枕塊」。

太后已自儲秀宮暫時移居乾清宮西，在康熙朝作爲皇帝小書房的弘德殿，以便於早晚在几筵前上祭。皇帝差不多每天都去請安，時間總在晚膳以後，其時「內廷行走」人員均已退出，宮門

下鑰；是宮中一天最清閒的時刻，母子得以從容長談。太后常問：接見了哪些人？處理政務有何不順手之處？嗣皇帝怕上煩慈憂，即令有不順手之處，亦總是隱去不言。但有一回嗣皇帝說了老實話。

「兒子最近心裡發悶，常常在想，不知道怎麼樣才能不負阿瑪的付託；怎麼樣才能為百姓造福？真是國事如麻，不知該從哪裡下手？想找個人問問，也不知道該找誰才好？」

太后想了一會問道：「你是說，沒有一個人教你，該怎麼樣當皇上？」

她很準確地體會到了皇帝內心的難局；不能清清楚楚地答一聲：「正是。」

「這就是你最吃虧的地方。當皇帝要老早就學，康熙年間，凡是自己覺得將來也許能接位的阿哥，都是請了有學問、有本事的能人，供養在府裡，虛心請教」太后略想一想又往下說：「乾隆爺是雍正爺私底下親自教導，加以莊親王跟乾隆爺名為叔姪，其實跟親哥兒倆似地，無話不談，沒有甚麼忌諱，所以乾隆爺即位以後，有甚麼為難的事，常跟他商量。至於你阿瑪，是得師傅的力，尤其是朱師傅，」說到這裡，太后突然問道：「爲了朱師傅，和珅在太上皇面前暗算你阿瑪，這段故事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

「兒子聽說過，朱師傅當時——」

「朱師傅」指朱珪，字石君，乾隆十三年成進士時，年方十八。嘉慶元年，內禪禮成，太上皇仍掌大政，有詔命粵督朱珪來京，行將入閣拜相。朱珪於乾隆四十年以侍講學士直上書房時，是嘉慶皇帝的師傅，五年相處，師弟的感情極好；所以嘉慶皇帝傳此喜信，打算做首詩賀賀師